

张之洞

中册

唐浩明 / 著



1837—1909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张之洞

中册

唐浩明 / 著



张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第九章 试办洋务

一、为筹银钱，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

郑观应从南洋回到广州的当天下午，张之洞便丢开手头的要务，在总督衙门单独接见这位《盛世危言》的作者。郑观应双眼深陷，形容清奇，迥然别于官场上那些脑满肠肥、大腹便便的庸官俗吏，不能不令张之洞刮目相看。

四十多岁见多识广的郑观应，在这位新近立下大军功的制台面前并无半点自卑之感。他侃侃而谈自己少年去上海钱庄做学徒，后来又去轮船招商局做事的经历，当谈到他如何挤垮美国旗昌公司的时候，张之洞听了捧腹大笑，极口夸奖他的胆识和气魄。从下午到深夜，张之洞从这位涉足洋务十多年的实干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。夜已深沉，郑观应告辞的时候，张之洞请他考虑振兴粤省实业的方案，郑观应欣然答应。

三天后，郑观应向张之洞提交一份长达十五页的兴粤实业方案，其中包括治水师，设水师学堂，造军舰，练陆军，办军火厂及炼铁厂和机器铸币厂等。郑观应这些建议均合张之洞的心意，他决定全

盘采纳,逐年实施。

当务之急是要编练一支不同于绿营、团练的新式军队。这支军队要全部使用西洋武器,并按西洋操演之法予以训练。张之洞将此事交给熟悉西洋兵法的记名总兵李先义,规定编制二千五百人,期望它能成为广东省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,故而将它命名为广胜军。

随后,他在广州城北石井坑开办枪弹厂。通过郑观应从上海泰来洋行购来一批英国机器。这种机器可造毛瑟、梯尼、士乃得、诸士得四种子弹,每天可生产子弹八千粒。

与此同时,张之洞利用黄埔附近的原博学馆旧址,开设水陆师学堂。水师学堂聘请英国教师任教,其中又分轮机制造运用堂和舰船驾驶攻战堂。陆师学堂聘请德国教师任教,分为马步堂、枪炮堂、营造堂。水师陆师学堂的学生规定学期为三年,毕业后择优者出国深造,大部分留下作为水师和陆师的军事教官。又利用原黄埔船坞设立造船厂,以便自造小型战船。

就在张之洞大张旗鼓准备在广东兴办一番强国实业的时候,一个严峻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,这便是“经费”二字。练广胜军要银钱,办学堂要银钱,造军舰更要银钱,一时间各种需要银钱的禀帖如雪花般地飞到总督衙门,雄心勃发的制台面对着这些禀帖,愁绪满怀,一筹莫展。

广东的藩库,早在关外大捷之前便已清洗一空,万不得已才又向香港汇丰银行借银一百万两,到了越南战争停火的时候,这笔银子已用得差不多了。幸亏藩司龚易图手脚紧一些,使得藩库还存有十三四万两银子。练军设厂办学堂,这几件事一做,不到三个月,十

三四万两银子便又花光了。当张之洞把黄埔船厂急需二万两银子购买机件的禀帖交给龚易图时，龚藩司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：“实在没银子了，不要说二万两，此刻就是二千两都拿不出。”

“没银子怎么买机件？”张之洞发火了，“这铁舰也不是为我张某人造的，误了事，你龚易图负得了责任吗？”

龚易图这几个月来，因为拨款的事常挨张之洞的训。他发现自从关外那一仗后，张之洞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化。过去不仅对巡抚两司这样的大员客客气气，就是对府县官员也不大发脾气，现在不同了。他对人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，不容你提出不同的看法，甚至连解释几句也不耐烦听，动不动就用“你负得了责任吗”这样咄咄逼人的话来压人。龚易图听说左宗棠跟人说话就一向是这种口气，看来张之洞是在模仿左宗棠。唉，若是这样，今后得处处小心才是。

“张大人，”龚易图用近于低声下气的口吻说，“卑职知道造铁舰是为了广东的海防，您为这些事情操心费力，别人看不到，卑职还看不到吗？只是这藩库确是没有银子了，卑职既无点石成金的本事，也不能去强行搜刮百姓啊！”

“谁要你去搜刮百姓了？”张之洞没好气地说了一句，便摆了摆手，“你回去吧！”

龚易图忙起身告辞，直到走出督署大门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藩库是没有多少银子了，龚易图并没有说假话。这些，张之洞心中是有数的。再逼他有什么用呢？共事一年多了，张之洞已把常与之打交道的这几个广东大员摸透了，都不是能吏干员，更谈不上大才，他们只知道按部就班、照章办事，没有人想去出点新主意。若

要给他们下一个考语的话,用“平庸”二字最为贴切。

龚易图是平庸到了骨髓,再不可救药了。至于倪文蔚,除平庸外还要加上“老朽不堪”四字。张之洞真想倪文蔚能有自知之明,能自己提出致仕养老;要不,朝廷来一纸命令,调他到别的省去,哪怕是升个总督也罢,到时自己好提名一个能干的人来接替,大家也好一起共襄大业。可这倪文蔚就是赖在广州不动,张之洞也奈何他不得。无论是龚易图,还是倪文蔚,都不能指望他们想出什么法子来筹集银钱,这副重担,只能自己一人来承担了。

从哪里去弄银子呢?再向汇丰银行借款是不行了,就是你不怕背重息,但前款未还,又开口,人家也不会借呀!广东商务发达,从商人那里去敲点银子来?但凭什么叫他们出血呢!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来,这条路也不能走。向朝廷开口?练军设厂办水陆师学堂,并不是朝廷要你做的事,朝廷又哪会给你拨款呢?倘若引来个“经费支绌,诸务暂停”之类的上谕,反而更不妙!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?条条道路都不通,唯一的指望还是靠自己。广东还有办法可想吗?

张之洞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桑治平、杨锐、辜鸿铭等都知道总督的这个难题,他们也在着急,但也都没有好办法。

郑观应知道了总督的难处,见众人都无法为他分忧,终于忍不住来到督署,找上张之洞。

“张大人,筹款的事,我有个想法。”郑观应坐在张之洞的面前,迟疑了一下,说:“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子可行不可行,我想了好几天,又想说又怕说。看您好些天了都还没有好办法,我只得横下心来,跟您说说,行不行由您自己拿主意。”

张之洞见郑观应这副小心谨慎的模样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说：“陶斋，你是个走南闯北见过许多世面的人，怎么也这样不爽快起来？筹款一事大大为难了我，我的确还没有什么好法子。你有什么想法只管说，能行就行，不能行的我自然不会去做。比如你叫我去打家劫舍，像晁盖那样去取人家梁中书十万生辰纲，我自然不会干的。”

郑观应也被总督的这句话逗笑了，说：“打劫的事，我当然不会劝您去做。不过，这事，在有些人看来，也是很不够光彩体面的，跟取生辰纲也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，你就明说，别绕圈子了，说得我心里痒痒的。”

“好，我就明说吧！”张之洞的这几句话消除了郑观应的心理障碍，他放心大胆说了起来：“大人是北方人，不知南方人爱赌博的特性，尤其是闽粤两省，不论士农工商、男女老幼个个都嗜赌如命。”

张之洞笑了：“你这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些吧！”

“不过分。”郑观应正正经经地说，“不但好赌，且赌的花样很多，规模很大。这赌博业就有大量的银钱在流通。”

一听到“银钱”二字，张之洞的兴趣立即高涨：“你是广东人，一定深知其中内情。你倒是要细细说给我听，让我也长长见识。”

“我先给大人说说福建的花会。”郑观应微微地笑了笑说，“这种花会以三十六个字为赌。”

“三十六个字！”张之洞插话，“哪三十六个字？”

“没有固定的，由主花会者选择，不过都是些常见常用的字，选定后公布于众。主花会者，从中挑出一字来，暗地里写好，然后用纸包紧密，高高地悬挂在屋梁上。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，桌子上排列着这三十六个字。大家都可以来猜这个字。比如说有人猜，主花会

者悬在梁上的字是‘郑’字，于是就在郑字上押一文钱，也可以押十文、百文、千文，随你。如果猜中了，主会者则送你三十二倍的钱。若押的一文，则给三十二文。押的千文，则可得三万二千文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一千文钱变成了三十两银子，这不立刻就发了一笔小财？”

“是呀！”郑观应说，“故而当地有句流行的话说：‘一文可充饥，百文可制被，千文可娶妻。’如押对了一千文钱，便可以拿赢来的钱讨个老婆了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主会者说话算数吗？如果许多人都押对了，他又付得起吗？”

“大人问得好。”郑观应说，“这主会者必定是有钱人家，要么有田产，要么有铺面，大家信得过，才会把钱押给他。若是毫无一点家当的人，是不可能做主会者的。这是多年来传下来的老风俗，若是亏了，主会者卖田卖屋也要付的。不付会犯众怒，他也在地方上待不下去。”

张之洞点点头，右手习惯性地捋起胸前的长胡须，兴致浓厚地听下去。

“押字的人还可以自己不来，托人办理，主会者也会雇一批人，称作走脚。走脚走村串户，找上门来。你押什么字押多少钱，走脚给你一张收条，押中了，走脚将钱送上门，从中收取二成的脚费。如此，局面就扩得非常大，甚至闺阁中的女流也可以来押。”

“啊！”张之洞听得入神了，“福建的女人也有这种兴致？”

“女人的兴致还大些。”郑观应笑了笑说，“大人您想想，这女人平时不出门，外面的事都不知道，日子过得比男人单调枯燥得多。

这一押起字来，一颗心就被字给勾住了，日子就过得比平日大不同了。左邻右舍的女人一见面，谈的就是押字，话题就多了。押不押得中不可估计，说起来就更显得有趣味。于是有的女人就吃斋求卜，有的进寺院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，也有的女人真的夜里就梦到菩萨来告诉她，醒来后赶紧就去押这个字，弄得神魂颠倒、寝食俱废。您看，这日子过得不就丰富多彩了？”

张之洞笑道：“是不错，平添了许多内容。”

郑观应说：“这不很好吗，闺阁中最难耐的是寂寞，有这事让她们去挂心，也就不寂寞了。”

停了一会，郑观应又说：“不过，麻烦事也就跟着来了。赢了好，押字换来高兴。输了呢，那就不妙了，丈夫打骂，公婆责备，于是瞒着家人再押，想把本赚回，结果又输，典当首饰衣物。首饰衣物当尽，则不顾廉耻了。寡妇因此失节，良妇因此改嫁，伤风败俗，莫此为甚。”

张之洞颌首说：“这就是赌博给凡夫俗子带来的祸害。别的地方只是男人赌，没想到福建的妇人赌瘾也这样大。”

郑观应说：“福建、广东一带的妇人大多吃苦耐劳，当家理事的能力往往强过男人，故而她们参与赌博的兴趣也不弱于男子。”

“说说广东吧，广东人是怎么个赌法。”张之洞暂且置筹银于一边，了解民风民俗，对于一个总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呀！

“广东人是拿乡试中式的姓来打赌，谁猜中谁赢。这叫作赌闺姓。”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张之洞生起气来，“乡试是何等庄重清贵之事，怎么能跟赌博连在一起！”

“于此便可见广东人好赌成癖，不管清贵卑污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赌，什么东西都可以赌得有滋有味。我先说几个小赌给大人听听。”郑观应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说，“比如有个人有一件很好的衣服要卖，标价三串钱，因为价太高，没有人来买。于是他拆开来，以一百文钱为一标，折成三十标，当众抓阄，谁抓了这件衣服就归谁，以一百文钱买三串钱的衣服，太划算了，故人人都乐意来参加。”

张之洞说：“三十人参加，只有一人得到，没有得到的，那一百文钱不就白丢了？”

郑观应说：“没抓到，那一百文钱是白丢了，但损失很小，若抓到了，则收益很大，碰碰运气嘛，广东人最喜欢碰运气了。一个人的一生说穿了就是碰运气。小的事碰对了得小运，大的事碰对了得大运。一生得了几个大运，这一生命就好了。连曾文正公都说‘不信书，信运气’嘛。”

张之洞慢慢捋着黑白相间的长须，默不作声，似有许多感悟一时都向心中涌来。

“民间是这样，官府也这样办。三年前，一个大商人犯了事，他的豪华宅园籍没^①归公，作价十万两银子。没有人买得起，就将它分为二万标，一标五两，结果被城郭一个卖菜的农夫买去了。他拿这个豪宅没有用，于是减去二万两，以四两一标，再卖，结果被一个秀才买去。那个秀才得了这座宅子，高兴得见人就问‘你知道我是哪个吗？’”

张之洞奇怪了：“他为什么要这样问？”

^①籍没：籍，登记；没，没收。古代法律规定将某些罪犯的家人和财产登记没收的制度。兼有连坐与抄家双重含义。

“他怕自己是在做梦,要别人证实一下是真的呀!”

“哈哈!”张之洞掀开胡须,快乐得大笑起来。

“现在来讲这个赌闹姓的事。”郑观应见总督大人这样乐意地听他讲赌博的事,自己的兴致也高涨了许多。“闹赌是广东最大的赌,遍设全省九府四州二厅,没有一处不参与。办赌的人不是票号老板,便是本地的大富家,每逢乡试之年的二月初一日开局,一直到主考进闹之日止。大姓不赌,专赌小姓冷僻姓,办赌者要把不赌的大姓,如刘、李、张、王、陈等公布出来,其他未公布的姓则可赌,以二十姓为一条。列出若干条来,或十条或十五条。每条都可以押,押金一元、二元直到十元,听便。然后再以押金多少分为十类,相同的押金为一类,一类中又分若干列,一列以千人为限,满了一千人后再开一列,故而每一条中列数不等,有的姓押的人多则列数多,有的姓押的人少则列数少。一元类的一列则为一千元,二元类的一列则为二千元。将此分为两部分:十成取一归办赌的主人,十成取九归投标者,内中又分头标、二标、三标。头标分十成之六,二标分十成之二,三标分十成之一。头、二、三标这样分:二十姓中猜中十姓的算头标,猜中六姓之上的算二标,猜中三姓之上的算三标。”

张之洞说:“这中间的头绪还挺复杂的嘛!”

“是很复杂,我只说了个大概,内里还有许多细节,我还没说哩。一元类的头标是六百元,二标二百元,三标一百元。若是十元类,头标则是六千元,二标二千元,三标一千元。有几个人中了头标,则几个人平分,比如说,这一千人中有一百人中了头标,投的都是一元的标,则一百人分六百元,每人分六元,若投的是十元的标,则一人分六十元。因为参加的人多,所以总数很大,全省大约有二三千万的

投标数。”

“慢点。”张之洞看出这中间的要害来了。他停止捋须，打断郑观应的话。“你刚才说开办的人抽十成之一，若二千万的总投标数，他就得到二百万，若三千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三百万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郑观应知道张之洞的心已被开办者所获取的暴利打动了。“他这是包赢不输，而且是净得，连开支费他都不出，因为这中间还有一项规定，从剩下的九成再取十分之一来作为所有的局用及脚费纸张等经费。这笔钱便转到投标者身上了，开办人是净得总数的一成。”

“那不行，官府要抽税。”张之洞的口气，听起来像是三分气愤七分嫉妒似的。

“这事行了许多年，过去都没有明文抽税，只是开办者背地给各衙门送红包。红包有大有小，大的数万元，小的三五百元不等。自从长毛作乱后，军饷浩大，藩库拿不出钱来，巡抚衙门就打起这主意了。咸丰三年军需局成立，便下令要先前办赌的人出血。办赌人无法，凑了四十二万两银子给军需局。从那以后便成了定例，而且每次都有增加。到了同治二年，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两，抽得办赌者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。”

“有什么心疼的？这都是不义之财。办赌的交出不要心疼，官府抽了也不理亏。”张之洞仿佛一时之间断然拿定主意似的。“陶斋，你的点子想得好，我也不增加了，就依同治二年的例，一百五十万两银子。乡试之年要到明年，只是我眼下急需银钱用，等不及，要前年办赌的那些人马上凑一百五十万两给我应急；不然，明年本督就不准他们办。”

郑观应见张之洞立即就决定下来,而且大开狮子之口,张嘴便是一百五十万两,心里不免吃了一惊。他既佩服张之洞这种办事的魄力,又担心办赌人反对,因为十多年前的高额征税是要负担军饷,现在国内并无战争,那些贪财如命的办赌人会肯出这么多血吗?起身告辞的时候,他特意叮嘱一句:“张大人,这是一件大事,你还得多听听别人的看法。特别是广东省的抚、藩、臬三台,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。”

张之洞为此很兴奋。他给桑治平、杨锐、辜鸿铭几个人说了这件事。大家都赞成,尤其杨锐更是拍手叫好,认为这是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大好事,何乐而不为?桑治平也觉得事属可行,只是不必定一个固定的数目,不如也来个提成,从主办者的手里提取四成或五成。张之洞认为这个建议很好,说:“就定五成吧!官府和办家对半分。就这样,他们也赚得太多了。我若不许他们办,他们一文钱也赚不到。”

张之洞已在心里将这事定了。过几天,他把广东抚、藩、臬三宪请来商量这件事。谁知,他的话才讲完,倪文蔚就连连摆手,龚易图一脸惊色,沈镕经面无表情。三大宪的反应,大出张之洞意料之外。

六十五岁须发皆白的倪文蔚急急地说:“张大人,闹赌一事禁止十来年了。那年英翰做粤督时开禁过一次,结果弹章四起,年底英翰便因此革了职,气得他一病不起,第二年便含恨去世了。张大人,英制台是前车之辙,闹赌万不可再开。”

原来,此赌早已禁止,这一点郑观应并未说明,张之洞还不知道。不过英翰革职是在同治十三年,当时正在四川做学政的张之洞知道,他是为着一桩贪污案被革职的。第二年死时,朝廷又说他与

此案无关,还给他一个“果敏”的美谥。

见张之洞抚须沉吟,默不作声,一向会看脸色行事的龚易图,估计张之洞被巡抚的这几句话说得打消此念了,便壮着胆子补充:“张大人,卑职知道,您是因为设厂办学堂缺银钱,逼得无法才这样做。您这番苦心,卑职明白,别人却不一定明白,还以为大人您为谋利而不择手段。倪大人说得好,闹赌绝不能开,因为这里面弊病太多,得不偿失。”

张之洞目光峻厉地望着龚易图:“这里面有哪些弊病,你说说。”

望着张之洞凶凶的眼光,龚易图生出几分怯意来。他看了一眼倪文蔚,倪文蔚忙给他打气:“龚方伯,闹赌弊病,是明摆着的,张大人来广东不久,不了解内情,你拣几条重要的,说给他听听。”

倪文蔚这种摆老的口气,几个月前张之洞还觉察不出,现在听起来很是不舒服。

龚易图略为想了一下说:“这闹赌第一个弊病就是褻渎了乡试。乡试乃朝廷三年一次的抡才大典,入闹者尽皆十年寒窗苦读的秀才,他们都是功名在身的人,中式者更是将来的栋梁之材,怎么能容忍无知无识的愚民村妇拿他们的姓作为赌注来戏弄玩耍呢?”

龚易图的话有道理,做过两度乡试主考官的张之洞不能不赞同。

“其次,有押银元数目巨大的人,为获暴利,则拿银子去收买主考和副主考,请主考、副主考在最后圈点时,照顾他所押的那些姓。这样一来,乡试以文录取便变成以姓录取了,公正没有了,王法没有了,贻害甚大。”

张之洞心里想:考场舞弊最令人痛恨,如此说来,广东的舞弊又

多了一层,的确有危害。

“第三,乡试之年,从二月初一日开局,到四月初一日放榜,整整两个月,所有投标之人都是为此事弄得士人无心读书,农人无心种田,工匠无心做事,商人无心经营。因投标人多,整个广东士农工商几乎都停止下来,这对广东全省有多大影响?”

张之洞心想:影响是有,要说全省士农工商都停业,说得也过分了吧!

“还可以说出好些弊病来,我看这几条就已足够厉害了。”

张之洞转脸问沈镕经:“你看呢?”

沈镕经迟疑片刻答:“刚才倪抚台和龚藩台的话都有道理,我看此事朝廷既然早已禁止,自然是弊病太多的缘故,应以不开禁为好。”

送走广东三大员后,张之洞对闹赌开禁不开禁犹豫起来了。

倪文蔚、龚易图的话确实有道理,倘若自己仍在京师做朝官的话,得知这样的事必定会坚决反对,因为不需要任何道理,仅将乡试与赌博连起来就觉得十分倒胃口了。可是现在,有过三四年督抚经历的张之洞,对于当年那种书生意气,已不再持全盘肯定的态度。

过去那些京师清流朋友们,自以为天下事事事关心,但就是不谈生财获利之事,几乎所有的清流都认为言利非君子之所为。今日的张之洞方才真正明白,天下实事的兴办莫不是建筑在财力的基础上,而其最终目的又莫不落脚在利益二字上。不谈财、不言利就不能有芸芸众生的安居乐业,也不能有国家的强大兴盛。就拿眼下来说,若没有金钱,则一切美好的想法都不能付诸实现。

他素来敢作敢为,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,往日无权无势的小

京官尚且心高胆大，何况如今八面威风实权在握的南国总督，其他的均可置之一旁不顾，最令他犹豫不定难下决心的是朝廷曾有禁止
闹赌明令。不请示，则是有意违抗朝命；请示了，则又明摆着办不
成。办不成则筹不到银钱，没有银钱则一切新举措都将半途而废。

就在张之洞最为苦恼的时候，省抚台衙门的巡捕赵茂昌来到总
督签押房。

“香帅。”

赵茂昌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之洞，这一声与众不同的称呼，
让张之洞的心中油然而生出几分惊喜来。他身为制军，可称作大帅。
他字香涛，按当时官场的惯例是可以称为香帅的。但还从来没有谁
这样称呼他，这中间另有一个缘故。总督都可叫大帅，但对于文人
出身而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总督，人们通常还是不称他为帅，
人们只是将几位立有军功的总督称为某帅，时下最有名的几大帅就
是曾做过两广、两江总督的岷帅刘坤一，现任两江总督的九帅曾国
荃，署理过两江总督现任兵部尚书的雪帅彭玉麟，以及刚刚去世的
前两广总督轩帅张树声。张之洞虽十分羡慕这种称呼，但比起刘、
曾、彭、张，他自知还比不上。可是，现在就有人这样叫他了，心里虽
得意，毕竟是第一次，他还觉得不太习惯。

“竹君，你不要这样叫我，我没有上过沙场，称帅总有点名不
副实。”

“香帅，称你为帅是最名副其实了。”赵茂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上
沙场攻城略地，其实是将的事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，才是帅的事。您
选贤任能，制定方略，提供军需，掌握全局，坐镇广州而决胜于镇南
关外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帅，古之张良、谢安，今之曾文正公，都没有跨

马挥刀，冲锋陷阵，谁能说他们不是大兵家呢？要我说，九帅、岷帅他们还真的比不上香帅您哩！他们只是胜了自家人，您是胜了洋人，灭了洋人的威风，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。您不叫大帅，这天下还有谁可当得上大帅呢？”

赵茂昌的马屁拍到点子上，张之洞听着心里舒服极了。他想想也是：帅和将就是不同，打中国人和打洋人就更不同了，自己还真的是名副其实、最有资格叫大帅的人！

张之洞对眼前这个面庞清秀、身材匀称的巡捕顿时生出很大的好感来，以素日少有的慈祥语气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纳费^①出身的后辈说：“竹君，你刚才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呀？”

“香帅。”见总督如此亲切地叫他的表字，赵茂昌知道刚才这几句话甚得张之洞的欢心，遂气势旺壮地说：“我听说您这几天为闹赌一事在愁闷。”

张之洞想：这事有说能办的，有说不能办的，赵茂昌也是个明白晓事的人，何不叫他说说自己的看法呢。于是打断他的话：“这事能办不能办，你不要有顾虑，放开胆子来跟我说说。”

“卑职来广东四五年，这闹赌之事也听得多了。说不好的人大多是官府里的人，说好的大多是百姓。百姓说的是真心话，官府人说的多半是假话。”

“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”张之洞目光锐利地望着赵茂昌。

“从表面上的大道理来说，将乡试举子的姓氏与赌博连在一起的确有辱斯文，一旦有人来攻讦，主政的人总觉得于理有亏，禁止才

^①纳费：一种向官府输纳金钱谷粟以换取官位的制度。始于西汉，其后历代常常沿用。只是因为因财得官，故不齿于人，且为同僚所不屑，升迁较难。